

# 法德重启海洋战略的逻辑

——化解“陆海复合型”困局

李 源

**内容提要:**法国、德国属于“陆海复合型大国”,具有相似的历史经历,曾因盲目向海洋扩张而教训惨痛,给欧洲局势带来不稳定。如今,法德两国主导欧盟联合防务,并且通过与北约积极合作的“多边外交”,使其海上力量活跃于全球众多区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法国、德国通过“一体化”与“多边外交”的运用,巧妙扭转了自身所处的复合结构型地缘困境,并将其转变成有利的战略条件,携手周边邻国共同经营欧洲的繁荣,谋划全球战略。它们通过欧洲区域一体化获得战略优势,并由此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辐射影响,谋求与美国开展更为对等的战略合作。

**关键词:**法德 陆海复合型 一体化 多边外交 地缘战略

“陆海复合型大国”这一概念最早由我国学者时殷弘与邵永灵两位教授提出,意指背靠较少自然障碍的陆地、又同时濒临开放性海洋空间的国家。<sup>①</sup>这类国家在维护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面临战略选择的两难性:陆地安全与海洋发展相互对立,使其在两端摇摆,战略目标和资源的投入易于分散,而且时常遭遇来自海洋霸权国和周边大陆国家的压力。吴征宇教授通过对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的深度分析,进一步完善了“陆海复合型大国与海权”为主题的研究。他以“边缘地带论”为依据,将处在这类地带的欧陆大国法国、德国因角逐海权而失败的教训作为实例,通过欧洲大陆客观存在的均势原理揭示出:濒临海洋的大陆边缘地带的大国一旦崛起,将打破大陆的力量均衡,那么在大陆四周必然出现与之对立的国家,这类对立者旨在恢复均势,也会引入外部干预;同时,海权主导国家会警惕改变均势的大陆力量,自觉介入大陆边缘地带的冲突,并与大陆竞争者的多个对手联合,使突破均势的边缘地带大国遭受多重困境而

<sup>①</sup> 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第47页。

落败。<sup>①</sup> 昔日盲目追求海权而屡遭失败的法国、德国是“陆海复合型大国”经验教训的生动教材。而当前法国、德国主导的欧盟防务力量已成为世界各大洋的活跃角色。它们正是通过长时间致力于“欧洲一体化”,从而设法改良了于己不利的复合型地缘结构,在此基础上,与周边各欧盟成员国、主导海权的美国开展战略合作。

在西方,“一体化”一般被定义为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该理念以社会中心论“新功能主义”的代表学者厄恩斯特·哈斯的概括较为典型:说服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将它们的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入新的中心的过程,该中心的组织机构要求或已经掌握了对已存在加入的各民族国家的管辖权。<sup>②</sup> 当前,“欧洲一体化”已深受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形成了系统化又分类别的三大研究视角,除了新旧功能主义和沟通交流理论的社会中心论,包括政府间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国家中心理论,以及联邦主义的超国家理论,<sup>③</sup>另外,还出现了建构主义研究一体化的视角等。<sup>④</sup> 而本文的目的是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浅析“欧洲一体化”与欧陆大国法德推行对外防务安全战略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同时,通过对活跃于全球的北约和欧盟防务力量的分析,体察这两大军事同盟/力量的关键角色——法国和德国两国的对外战略取向,梳理总结法国、德国如何扭转自身的地缘困境,从经营周边到携手共进,继而与美国合作的进程。

## 一 法、德对外安全战略:欧盟与北约

### (一)“联合自助”与“搭车北约”——西欧国家集体安全的二元布局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特罗夫特认为,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欧洲人的战略疲劳,因而无法认同强大军事力量的必要性。<sup>⑤</sup> 实际上,在冷战时期,西欧长期处于两级对抗的夹缝中,如今的西欧仍然处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与重振旗鼓的大陆强国俄罗斯之间,加上周边“巴尔干”与“中东局势”的不稳定,西欧国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

① 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42-43页。

② [美]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49页。

③ 李政鸿、曾怡仁:“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78页。

④ 新功能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研究主旨是,在面对问题时找出答案,即采取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探求问题的因果关联性。不过,该研究局限于单一因果的解释模式,虽能够解释问题,却看不到问题的多重因果面向,进而忽略了其他值得研究的议题。此外,建构主义以人为主体,彼此互动产生观念,并借此形塑人类行为,在研究上仰赖文本分析。然而,建构主义所采取的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忽略了社会本体的物质层面,弱化了问题因果关系的解释力。转引自李政鸿、曾怡仁:“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第78页。

⑤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布兰特·斯考特罗夫特:《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姚云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惕。在西欧乃至北欧,中立、富裕的中小国家普遍推行发达的全民军事教育和义务兵役制度。欧洲组建独立防务之始,英国与法国就致力于推动欧盟的军事力量面向全球行使责任;而且法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把核武器装配在航空母舰上的国家。<sup>①</sup> 相较世界各国的军事变革,德国建设新一代国防力量的战略思想以及对诸多武器系统的研发都处于世界前沿,足见其对国防建设煞费苦心。可以说,西欧国家普遍具有很好的备战意识和能力,而且事实证明:欧盟新建的联合防务力量能够胜任远洋活动,并有效干预本地区乃至区域外的事务。欧盟逐渐发展成型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自诞生起,就不仅限于所在地区的专守防卫。2006年,欧盟成立了联合海军,由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四支舰队组成。2008年,欧盟在吉布提建立了联合海军司令部;同时,为响应联合国号召打击亚丁湾海盗,西欧国家和美国、俄罗斯成为当前西印度洋活动最频繁也最常见的海上力量。

同时,欧盟国家也在持续借助另一大传统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进行安全防卫。北约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军事同盟,美国则是其中的主角,但其他成员国也不能等闲视之。北约庞大的防务开支是以欧美联合缴纳为保障的,而且美国在西欧地区军事力量的部署费用也由当地盟国承担。以2010年数据为例,仅英法德三大国就承担了北约在欧洲防御支出的65%,研究和技术的88%。<sup>②</sup> 当前,北约致力于发展“海外维和”,但海外行动计划所需资金,美国仍然要求西欧盟国分摊。2002-2010年期间,为协助北约在阿富汗的维和,欧盟前后提供了80亿欧元经费,并签署决议在2011-2013年向“阿富汗维和行动”提供的援助资金提高到年均2亿欧元。<sup>③</sup> 欧盟认为,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是欧盟坚定的信念,但欧盟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对美国政治决策的影响。<sup>④</sup> 因此,美国仍然主导北约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冷战时期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有所不同,西欧国家在北约事务中将扮演日益活跃的角色,欧美之间的相互协调也将进一步加深,并成为北约的一种新趋势。可以预见,今后西欧国家运行的集体安全机制就是一种介于“搭车北约”与“联合自助”之间灵活多变

① Camille Grand, “France, Nuclear Weapons and Nonproliferation”, in Stefan Kornelius et al. eds., *A Transatlantic Conversation: U.S.-European Nonproliferation Perspectives*, A Report of the C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ogram and Europe Program, Washington, D.C., 2009, p.9.

② See Julian Lindley-French, Presentation at “NATO beyond the Lisbon Summit” Conference, CSIS,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9, 2010; Julian Lindley, *Britain and France: A Dialogue of Decline? Anglo French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Implication for the European and Euro-Atlantic Security and Defense Relation*, London: Chatam House, 2010, p.31.

③ Stephen Flanagan et al., “Afghanistan: A Stress Test For Transatlantic Security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 C. 2011, p.193,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10501\\_Flanagan\\_EUUSSecurity\\_Issue%204.pdf](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110501_Flanagan_EUUSSecurity_Issue%204.pdf), last accessed on 2 January 2014.

④ Klaus Naumann et al., “Towards a Grand Strategy for an Uncertain World: Renewing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A Report of Noaber Foundation, Lunteren, 2007, p.142.

的“二元模式”。

## (二)法德战略取向

无论是欧洲独立防务或是美国主导北约、欧洲盟国相互配合的集体安全,在西欧国家中,法国和德国都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法德均为“欧盟联合防务政策”的倡导国。法国于2009年重返北约(军事组织),它可以同时借重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同盟/力量。而德国传统外交奉行“多边主义”,在当前对外防务政策中集中表现为:作为北约和欧盟防务政策的重要成员,北约与欧盟为德国对外政策提供了“多边主义的框架”,德国在多边军事机构中的地位将促使其发挥更广泛的影响力。<sup>①</sup> 美国地缘战略学者伯纳德·科恩将以德法为代表的西欧大国的地缘战略总结为“东进和南下”。德国推进的“西欧东进”,旨在填补冷战后在中欧和东欧地区形成的战略真空。<sup>②</sup> 换言之,德国通过欧陆地缘结构的整合,形成对大陆和海洋发挥重大影响战略基石。2006年,德国发表的“国防白皮书”指出,德国支持欧盟和北约向东欧、中亚这一系列亚欧大陆地区东扩;同时谋求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合作,将战略视野扩展至全球。实际上,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大力发展“东进”的“亚洲政策”,主要目标是寻求外贸商业机遇。进入21世纪后,从施罗德到默克尔政府的“亚洲政策”为德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sup>③</sup> 随着实力的上升,当前的德国政府有意将这项区域性经济政策扩大至政治和安全领域。<sup>④</sup> 而法国的“南下”是以建设“地中海联盟”为目标,保障法国对非洲事务的主导权。进一步而言,法国通过创建一个跨越地中海的新型濒海区的地缘政治框架,借助欧洲的军事实力以及对跨大西洋、地中海海上航线与岛屿的监控,控制南部的阿拉伯国家。萨科奇2007年当选法国总统时,其公开目标之一就是创建“地中海联盟”。<sup>⑤</sup> 2008年,法国政府公布的《国防白皮书》将事关法国利益的全球地理范围划定一条地缘政治轴线:从大西洋、地中海到波斯湾和印度洋,将此视为法国和欧盟的最高安全利益。随着北

① Anna Tomaszcyk, “Germany’s Role in Military Crisis Management: A Selective Security Provider?”, Th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7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and Security, SIPRI, Stockholm 14-15 June, 2013, p. 27.

② [美]索尔·伯纳德·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③ 进入21世纪,联邦德国政府推出了三部关于亚洲政策的报告:(1)Federal Foreign Office, “Task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East Asia”, Berlin, May 2002, pp.1-17;(2)Federal Foreign Office, “Task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outh Asia”, Berlin, May 2002, pp.1-21;(3)Federal Foreign Office, “Tasks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outheast Asia”, Austrilia, Berlin, May 2002, pp.1-19.

④ “Asia in German Foreign Policy”, 24 April, 2010, <http://www.auswaertiges.html>, last accessed on 22 March 2014.

⑤ [美]索尔·伯纳德·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213页。

约的职能从保障地区安全转变为介入全球事务,“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也开始升级,扩大了干预范围。这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需要,同样也是德法领导的欧盟拓展其全球战略的诉求。因此,有必要考察欧盟大国德法的对外地缘政治目标,它们如何以新的方式谋划并实施针对性战略。

## 二 从“大陆重返远洋战略”的法国

2008年,法国政府颁布的《国防白皮书》引起世界关注。首先,白皮书指出,跨国“恐怖主义”和“生态环保”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冲突”和“新兴大国”崛起对全球局势造成不稳定,与此同时,法国的国家利益已遍布全球;为保护欧盟的安全并维护全球和平,新时期的法国军队必须关注外部环境并进行全面的外向化转型,而兼具核打击和远程投送能力于一体的海上力量正是白皮书强调的重点发展的对象。法国维持其核力量的可信度则是本国国防政策的基本原则。构成法国核威慑的核心部分就是确保“二次核打击能力”的水下核力量。同时,法国要大力发展两栖登陆舰以保障远程投送,这种兼具指挥和航母的作战平台将与本国的诸多护卫舰一起构成“国家海洋战略”的“骨架”。<sup>①</sup> 法国尤其强调该国海上力量的其他核心要素,如水面舰队应积极参与多边合作,甚至可以由欧盟调度,但水下核力量只能由法国政府独立支配。<sup>②</sup> 其次,白皮书强调的“地缘政治”因素尤为值得关注。《国防白皮书》将事关法国利益的全球地理范围划为一条地缘政治轴线:从大西洋、地中海到波斯湾和印度洋,在必要的情况下,这条“中轴”将延伸至“太平洋”。<sup>③</sup> 2009年7月18日,法国总统萨科奇在该国的沿海城市哈弗雷(Havre)发表名为“法国海洋政策”的

① President of Republic -Nicolas Sarkozy,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utumn 2008, p.3.

② Ibid., p.13.

③ 法国设置了一条从“北大西洋”经“地中海”至“印度洋”的战略中轴,强调中东形势动荡、黑非洲转型面临挑战、东欧安全的不确定,使法国需要对“地理中轴”所涉及地区保持高度警戒;同时,南亚和东亚大国的崛起也造成了地区形势的不稳定,因而这条中轴可延伸至太平洋。参见 President of Republic -Nicolas Sarkozy, “The French White Paper on Defen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5, 12.

演讲,声称将法国转型为海洋科技和经济强国,并加强海外属地的战略部署。<sup>①</sup>除了北大西洋和地中海,法国海军还一直活跃于印度洋。“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于2008年12月发起并将持续至2014年的“阿塔兰特行动”,目标是维护印度洋相关海区、沿岸和航线的安全,法国与德国的海军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sup>②</sup>2009年,法国在海湾国家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建立了海军基地,并成为继美英之后第三个在波斯湾实现军事存在的西方大国。2010年,英法两国签署“防务安全合作条约”,发展以海军为主体的联合远征力量成为两国开展合作的重点。另外,法国是美国主办年度“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重要参与者。对于当今法国推进的新一轮“海洋战略”,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西欧大陆的“陆海复合型大国”,面向远洋的法国没有像以往那样遭遇周边邻国的阻碍以及海权主导国的对抗。相反,它不仅得到了邻国的协助,而且在此基础上,与美国开展了面向全球的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国走向“远洋战略”的背后,是实现“欧洲联合”,为此需要长期经营和塑造稳固与共赢的周边环境。

#### (一)从经济一体化到防务一体化——法国经营“欧洲联合”所遵循的特殊道路

一直以来,有关“欧洲联合”与“国际合作”的观点是法国地理政治学的重要内容。<sup>③</sup>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学者德芒戎在提醒欧洲的衰落时指出:“如果原有的大陆要发挥世界性的作用,欧洲各国就必须建立一种以国际合作与彼此开放为基础的‘欧洲联合’”。<sup>④</sup>从冷战开始至今,“欧洲联合”从起步到成熟的过程中有两大成就值得参考和对比。其一是“西欧经济一体化”。二战结束之始,法国和联邦德国握手言和。同时,英美为应对苏联对西欧潜在的长驱直入的可能,决定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这一计划给西德带来军事崛起的机会无疑是法国的噩梦。为此,法国于1950年提出“舒曼计划”,倡议将德法两国的战争物资煤炭和钢铁置于共同的管理之下,实行煤钢联营,从而避免两国间再次爆发战争,以此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sup>⑤</sup>1957年,《罗马

① 萨科奇在演讲中说:“法国忽视它的海洋命运实在太久了。其实,法国是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具有海洋领土面积最多的国家。1100万平方公里的规模相当于法国本土的20倍。法国不能忽视位于海外广大海疆的富庶和多样性,以及法国在世界三个大洋的战略存在,还包括北极与南极。”萨科奇赞扬由该国中央政府、地方当局、商业贸易联盟和国际组织联合建立的“格雷奈勒海洋论坛”(the Grenelle Maritime Forum),鼓励该论坛为法国的海洋政策方针建言献策。同时,就国防领域而言,萨科奇主张,逐渐加强从北大西洋、加勒比海的法属圭亚那、地中海、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波利尼西亚等诸多海外属地的实际控制;法国应该被划分为几个军事防御区,使该国应对危机的资源能被合理地分配到不同的防区。“France's Maritime Policy—Speech by Nicolas Sarkozy,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Published on 30 July 2009, p. 1, <http://www.ambafrance-uk.org/President-Sarkozy-on-France-s.html>, last accessed on 25 November 2013.

② 参见宋德星、孔刚:“欧盟的印度洋安全战略与实践”,《南亚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页。

③ 葛汉文:“批判与继承:二战后法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47页。

④ [英]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⑤ 赵柯:“货币国际化的政治逻辑——美元危机与德国马克的崛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136页。

条约》的签署正式开创了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欧共体，德法陆地周边的南欧和北欧国家相继加入。另外，欧陆外围的英国也已形成对欧洲大陆联合经济体的依赖，原因在于，战后的英国失去了印度等大陆殖民地的依赖，在法国的支持下，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反复申请终于获得批准。

其二是“安全与防务一体化”。1987年7月，法德两国联合组建了5000人的德法混成旅，它是日后壮大起来的西欧联合防务的雏形。在此基础上，1992年，西班牙、卢森堡和比利时相继加入德法阵营，五国共同组建“欧洲军团”，构成“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前身。1998年，英法两国达成《欧洲防务合作宣言》，首次提出建设快速反应部队。1999年7月，欧盟理事会决议赋予欧盟承担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意义和功能，“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由此诞生。回顾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欧洲独立防务的演进过程，不难看出，法国倡导在军事领域联合欧洲国家，同样遵循了它最初开创欧洲经济共同体时所秉承的逻辑：先以“德法联合”为核心继而将周边的广大欧陆邻国逐一纳入它们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同时，促使英国形成对这一大陆联合体的利益依赖和参与兴趣；最后，将英国也吸收到这一欧陆国家联合的一体化进程中。不同的是，从当初主要涉及经济和技术层面的低级一体化，按照这种先实现欧陆的联合再到接纳英伦的相同运作模式，从而不断上升为高级别的军事防务一体化。这也应验了哈斯在继承米特兰尼的“扩展原理”后提出的“外溢效应”：<sup>①</sup>从经济技术的低端层面上升至政治和安全共同体的高端层面。

## （二）一体化的实质——新的大陆国家联合战略

法国通过西欧大陆的联合并积极接纳英国加入欧陆一体化的现象，与英法长期对抗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自伊丽莎白一世以来，英国主张维护“欧陆均势”的战略法则，实际上体现了盎格鲁-萨克森民族在对外政策上的传统恐惧感，即主导性海洋强国对某个单一强权控制大陆及由此丧失海洋优势的恐惧。<sup>②</sup> 18-19世纪初，英帝国依托海上霸权开始崛起。任何后崛起的欧陆大国打破大陆地区的力量均衡，势必对海上扩张发生兴趣，同时对“大陆均势”的改变，大陆竞争者的邻国也会加倍警惕。<sup>③</sup> 英国

<sup>①</sup> [美] 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52-553页。

<sup>②</sup> Gearoid O' Tuathail, "Putting Mackinder in His Plac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11, No. 1, 1992, p.115; 转引自吴征宇“海权、陆权与大战略——地理政治学的大战略内涵”，《国际政治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第52-53页。

<sup>③</sup> 有关英国以均势的要理制衡欧陆大国的海外扩张，中国人民大学吴征宇教授有关英美大国具有继承性地奉行“离岸制衡”和“选择性干预”策略的文章解析得最为翔实。参见吴征宇：“离岸制衡与选择性干预——对二战后美国大战略的理论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第37页。

想方设法联合弱勢的欧陆国家来击败大陆竞争者。从法国路易十四谋求“天然疆界”到“拿破仑时代的反法联盟”,英国先后与法国的邻国荷兰、奥地利、普鲁士、沙俄结盟以挫败法国;在破除法国海上优势的同时,也颠覆了它的陆地霸权。英国以这种独立于大陆的海岛地缘优势来避开欧陆纷争,同时,通过海洋的对外交往和力量投送,从多个方向策动欧陆局势的变革。19世纪沙俄和德意志第二帝国也先后有针对性地组建了“大陆国家结盟的联合体系”。这种“大陆联合”意在维护欧陆均势,以防止出现大陆霸权国。同时,也有利于制止海权主导国对欧陆事务的肆意干扰,对欧陆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二战后,法国致力于构建欧陆国家的一体化,显然具有继承历史上欧洲“大陆国家联合”的性质。一方面在于防范德国重新走上大陆扩张的老路,以及应对苏联的强大;另一方面,力图避免以美英为首的海上强国对欧陆局势的摆布。毕竟,戴高乐的初衷是建立独立和统一的强大欧洲,这预示着西欧不能屈从于海洋和大陆的霸权国。<sup>①</sup> 美国学者戴维·卡莱欧指出:“法德对这一问题是有共识的,欧洲若要在一个新的全球环境里兴旺和繁荣,就需要联合起来,否则就会处于外来者的控制之下。更重要的是,战后法国观念的改变,使它脱离了持续20世纪上半期的盟友英国,后者仍然指望引入一种外来的支配力量”。<sup>②</sup> 因此,以法德联合为基础,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将西欧国家联合起来,构造新的“大陆稳定结构”,直至走向当今政治、防务的高级一体化,这是法国对外战略的目标。最初倡导“一体化思想”的舒曼也已预见到这种必然的趋势。

当今的法国将欧洲的大陆国家联合战略推向了高潮。首先,西欧通过基于经济一体化的大陆联合,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还形成了稳定的制度以及有效力的机制确保新时期更加牢固和持久的大陆联合。同时,法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携手西欧邻国共同发展对外战略。其次,这种基于“一体化”发展起来的“大陆联合”与疏离于大陆格局的英伦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最终将长期抗衡的英国吸纳到大陆体系,使之成为服务于大陆联合的建设者。“昨天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朋友”,这个重大的变化表明法国已经脱离了古典的地缘政治观。<sup>③</sup> 2010年,英法两国签署防务和安全合作条约,这是法国乃至整个欧盟对外战略转型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① 有关戴高乐认为欧洲联合的初衷在于抵制美国主导欧洲的想法,参见[法]布莱恩·克洛泽:《戴高乐传》(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5页;国际问题研究所编:《戴高乐言论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70页。

② [美]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袁胜育、王蕴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③ Jacques Levy, “A Twilight Zone: Identity Crisis in French Geopolitics”, *GeoJournal*, Vol.46, No.4, 1999, p. 282.

### (三)从欧洲联合推动“跨大西洋合作”

2009年,法国重返北约表明它采取了积极适应美国主导西方安全格局的方针。虽然,一贯主张“欧洲独立”的法国竭力推动欧盟向政治和防务一体化方向进展,这些举措呈现出背离美国主导北约框架的态势。但实际上,法国并非试图挑战和颠覆美国主导的北约体系。该体系为欧洲安全提供保护,不可或缺,而且,北约保障西方安全体系构成了内部地区和国家行为体良性互动的稳定结构,欧盟正是在这一稳定结构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即使法国未加盟北约,它与其参与领导的欧盟都是重大的受益者;法国不仅无法改变这一体系而且无力开创新的格局。相比之下,加入这一体系,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法国竭力在建设“独立欧洲”与它适应美国主导的北约之间获得一种谨慎而巧妙的平衡。与此同时,靠拢美国也是当今法国发展更广泛的对外战略的需要。就目前而言,法国比以往更积极地通过联合国发挥作用或与广大国际组织进行合作,表明其全球性的大战略视野逐渐显现,而且法国的大国地位还取决于它是欧洲、非洲和部分中东地区的关键性力量。超越这些地区限制并实现全球战略的伟大抱负,有赖于与美国协调好关系,使本国更多地参与应对全球范围的诸多事务。<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领导欧盟的一强,法国是基于欧洲的一体化,在获得周边盟国集地理、资源和力量于一体的支持后,才能在更大的全球范围内发挥影响,并且在与美国交涉时拥有比以往更有利的条件,并就全球安全事务展开合作,进而提升它的国际地位。而且,法国参与领导的欧盟与美国合作的核心地理范围正是“北大西洋”。围绕这一海洋区域,使西方零散的权力优势合成整体,从而对全球局势产生更强大、更有效的主导作用。而美国由于暂时性的局部衰落,正疲于应对各种全球事务。因此,参与合作的法德等欧洲大国所期待的“跨大西洋的联合”不仅更为对等,而且能分配到更多的权力。与此同时,西欧力求与西半球构成多边合作,以对霸权国的主导地位形成制约。正是基于上述欧洲联合再到致力于跨越大西洋的联合,颇有战略根基的法国正试图加快与美国就全球事务开展合作的步伐。

## 三 从分裂到统一的联邦德国的陆海战略

当前,德国海军正日益活跃于世界各大海洋,已经从近岸防卫转变为远洋战略。早在东欧剧变之后,联邦德国海军就已展开战略调整。当时,国防部确立了新时期的

<sup>①</sup> Brinton Rowdybush and Patrick Chamorel, "Aspirations and Reality: French Foreign Policy and the 2012 Election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5, No.1, 2012, p.169.

海军地位和发展方向:即在复杂而矛盾的未来世界,海上力量是国家用于推行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德国将发展小而精、灵活机动的海上力量。东西两德统一后,经过科尔和施罗德两届政府的运筹帷幄,德国逐渐改变了前西德时期制定的《联邦德国基本法》中限制政府出兵海外的规定。<sup>①</sup>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德国政府明显对远洋区域产生兴趣,专门与南非加强了海上军事合作,为德国谋求在全球海洋战略要冲的“非洲之角”的军事存在奠定了基础。默克尔政府则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将德国海洋安全关注的重点转入中东地区。<sup>②</sup>2006年,联邦德国颁布的《国防白皮书》指出:德国的安全政策必须“向外看”,因为对欧盟最具威胁性的因素源于区域外的全球范围(主要指恐怖主义和失败国家),提前采用必需的政策工具是应对安全问题的最有效的措施。<sup>③</sup>而德国海外维和的政策工具依靠两大主力——国防海军和特种部队。<sup>④</sup>白皮书还指出,德国海军奉行“多边主义的远洋战略”,通过“搭车北约”与执行联合国决议来扩大海军的军事行动范围;<sup>⑤</sup>并且通过欧盟维护本国在海外的安全利益。<sup>⑥</sup>《白皮书》最后的“组织机构”一节将德国海军评价为“德国在军事领域实践‘多边主义合作’的最佳典范,理应发展成为正式的‘远征军’。”<sup>⑦</sup>正是基于《白皮书》的指导,当今的德国保持年均约1万人次的驻外地面维和部队,位居欧盟国家之首。同时,德国海军除主力部队在北约框架下集中于北大西洋和地中海区域的行动外,还派遣一支小规模“袖珍型远洋舰队”参与全球范围的国际维和任务,<sup>⑧</sup>并且在亚丁湾反海盗的行动中屡创佳绩。可以说,今天的联邦德国海军正史无前例地向远洋发展,和法国一样,德国的海洋战略

① 原本两德统一后的联邦德国仍遵守原西德时期制定的《联邦德国基本法》,《基本法》规定联邦德国禁止向海外派兵。但应美国邀请,科尔政府先后于“海湾战争”、“波黑内战”期间专门派遣以联邦国防海军为主体的力量参与驻外维和行动,德国社民党曾指责科尔政府违背《基本法》。但联邦德国宪法法院裁决的结果是:经联邦议院同意,德国可以派遣武装部队到境外,并将《基本法》的第245条诠释为:为维护和平,联邦德国可以加入集体安全体系,这种集体安全体系不仅包括联合国还有北约。在施罗德政府时期,德国先后对“科索沃局势”和“阿富汗反恐战争”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至此,德国已基本突破《基本法》对海外派兵的限制。引自张迎红:《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94-95页。

② Doug Hanson, “Where is Schroeder’s Navy?”, October 14, 2005, [http://www.americanthinker.com/archived\\_blog/./blog/2005/10/where\\_is\\_schroeders\\_navy.html](http://www.americanthinker.com/archived_blog/./blog/2005/10/where_is_schroeders_navy.html), last accessed on November 13, 2013.

③ “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A Report from Federal Ministry of Defense, p.22.

④ Ibid., p.69.

⑤ 通过“搭车北约”得以参加“科索沃维和行动”,使德国在地中海的巡防逐渐常态化,并协助阿富汗的驻军行动。通过响应联合国制止黎巴嫩冲突停火,德国海军负责对黎巴嫩近海的武器走私禁运,这是国防海军执行的最大一次海外维和任务。See “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p.25, 72.

⑥ 欧盟与非洲国家、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达成旨在制止暴乱冲突的“戈森勃格项目”(Gethenburg Programme)和“科托努合作协定”(Cotonou Agreement)。欧盟力所能及的这些举措为德国的国家利益做了代言。See “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p.33.

⑦ “White Paper 2006: On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p.95.

⑧ “袖珍型远洋舰队”为4-6艘规模,其中2艘分别在欧盟驻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联合舰队充当主力旗舰。

同样得到了周边邻国的积极协助而不是抵制,其背后的原因,同样需要分析长期以来德国经营周边的地缘战略。

### (一) 联邦德国的地缘战略:从西欧至中东欧遵循的方向

德国转向远洋战略同样得益于通过“一体化”战略对欧陆周边环境长期的苦心经营,正是基于稳定的欧陆局势使德国安全战略得以放眼全球。众所周知,德国对外首要关注的区域是位于本国东西两侧的中欧、东欧和西欧地区,这种思路主要受到后冷战时期德国战略学界的影响。提倡中欧战略的战略学家认为,德国应该通过囊括中欧的一体化使其恢复为欧洲战略的几何中心。<sup>①</sup>而重视东欧因素的学者认为,除了安全的关注,更应看重东欧在资源、发展和空间上巨大的潜能。<sup>②</sup>继续借重西欧的学派则强调,“欧洲一体化”与“北约集体安全框架”对德国基本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sup>③</sup>实际上,上述三方面布局的战略设想并非始自后冷战时期,二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一直将对外政策的重点集中在该国周边的东西两侧。

回顾联邦德国历届政府循环往复的针对周边推行的外交政策,可以看到德国一以贯之的地缘战略。二战结束后,阿登纳就任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其对外政策是紧密配合法国发展西欧一体化,利用东西方阵营的对抗,使联邦德国入盟北约、重建国防军,并恢复成为正常国家。继任的勃兰特政府延续了西欧一体化的方向,同时将目光转向中东欧地区,通过承认“奥德尼斯河划界”,深刻反省二战罪行,与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波兰等中欧国家建交,施行“新东方政策”。联邦德国的政策得到了其他欧洲国家的认同,国际影响力迅速上升。与此同时,它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其影响力向苏东阵营主导下的中欧地区辐射。由施密特领导的联邦德国政府倡导建立了以“埃居”为计价单位的欧洲货币体系,为西欧的货币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使欧共体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这一时期,德国马克成为继美元之后全球商业交易的重要流通货

① 就“中欧”因素而言,德国学者认为:“中部”过去、现在依然是德国天然的、不可更改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理现实。人们可以把欧洲与世界地图随意旋转,但德国始终位于欧洲的中心。这是德国相对欧洲其他强权所独有的特殊优势,德国的位置塑造了德国的“命运”。引自葛汉文:“‘退向未来’: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刍议”,《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31页。

② 德国地缘政治学界也大力主张在东欧施加影响,原因在于东欧剧变导致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德国承认西欧和美国的重要性,但其地缘政治更伟大的“战略愿景”还在东欧乃至整个亚欧大陆。Quoted from Mark Bassin, “Between Realism and the ‘New Right’: Geopolitics in Germany in the 1990s”, *Transa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28, Issue 3, p.355.

③ 而对于西欧,欧洲一体化及北约的现实存在,这些对德国机遇与挑战兼存的机制性安排已经渗透到德国内外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德国的生存发展早已与这些机制性安排密不可分。“保持与西欧、美国的伙伴关系”、“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同“现实冷静主张德国国家利益”一起被视为未来德国外交政策应有的基石。Quoted from Andreas Behnke, “The Politics of Geopolitik in Post-Cold War Germany”, p.412; 转引自葛汉文:“‘退向未来’:冷战后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刍议”,第134页。

币,联邦德国成为全球金融大国。同时,施密特仍然致力于推广“新东方政策”,使联邦德国成为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协调者”。<sup>①</sup>

以上分析可见,德国针对其周边两大方向的关注不是后冷战时期的产物,而是源于二战以来联邦德国奉行的对外方针,它遵循着与本国利益相契合的地缘政治路线。但德国所借重的这两种战略方向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德国是否具有更深层次的战略取向?

## (二)历史根源和现实挑战——德国的地缘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麦金德在“圆形的世界与赢得和平”的文章中揭示了遏制德国的地缘格局:迫使德国法西斯或扩张主义不再抬头的的方法并不取决于使该国走向民主化进程或者对其下一代灌输和平教育,制止德国重返帝国主义道路的关键在于一种有效克制该国地缘结构的布局——在欧洲大陆的东两个方向钳制德国。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的要理在于:处在西欧的英伦与濒海大陆的法国对德国的正面形成攻守兼备之势,而心脏地带的沙俄或苏联则设法从德国的腹地突破,加上美国的参与,最终在欧洲东西两大方向的多股力量交错打击之下,德意志帝国和法西斯德国走向灭亡。麦金德认为,未来德国仍将复苏,并打破欧洲均势。为了防止欧陆重蹈两次世界大战的覆辙,针对地处欧陆几何中心的德国,英法美应该在西线团结起来,同时借重苏俄在东线的配合,使德国再度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局,唯有东西夹攻的地缘政治结构才具备完胜德国的可能,由此,德国人也会认识到挑起战争就会落败的后果。<sup>②</sup>

二战后,两德面临的欧洲地缘政治环境极为险恶,当时的德意志不仅丧失了“奥德尼斯河”以东和“但泽飞地”等大片传统的国土,连其主体部分也被分裂为东西两国。<sup>③</sup>整个冷战时期,东西两德均处于以华约和北约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互对抗的最前沿,德意志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两德地区的周边环境也十分复杂。冷战初始,从英法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到组建“西欧联盟”,其主要目的就是防范重新武装的德国。美国创立北约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防止德国重新崛起。在两德即将统一时,美国仍然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留在北约内部,其目的同样是防止德国再度崛起为独

<sup>①</sup> 李而炳主编:《21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sup>②</sup> Halford F. Mackinder, “The Round World Of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 *Foreign Affairs*, Vol. 21, No. 4, 1943, pp. 601-604.

<sup>③</sup> 就两德分裂这一历史事件,美、英、苏都在战后不久将“波兹坦公告分治德国”的决议改变为“维护德国完整”的共识。苏联一直坚定支持该共识,但美英单方面在“西占区”炮制了两德从经济走向政治分裂的局面。参见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 1945-199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8页。

立的权力中心。<sup>①</sup> 冷战后,统一的德国所面临的周边环境仍不容乐观,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说,其他欧洲强国在没有美国的帮助下,也有能力阻止德国称霸欧洲。事实上,德国仍然为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所包围,其地缘环境极为脆弱。<sup>②</sup> 面对来自三个方向的重重压制——欧陆的东、西两侧和外围的全球霸权主导者美国,如果德国与其中一方交恶,势必会招致其他两方的打压。因此,德国奉行多边外交,其真正的内涵是建立广泛的西方联盟体系,这一体系的三个核心包括法国、美国和俄罗斯。

### (三) 德国将“地缘困境”变为有利的战略条件

至科尔执政时期,联邦德国再度将战略重点转向东方,实现两德统一,通过支持北约和欧盟东扩,德国竭力填补中欧地区的“地缘真空”。而且,德国仍在西欧发挥重要的作用,努力实现欧洲经货联盟。至施罗德当政时期,“欧元”应运而生,同时,德国仍密切配合法国以“法德轴心”推动欧盟在政治、防务和外交领域的一体化。总之,统一后的德国继续在周边两侧的西欧和中东欧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推动西欧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上的一体化,使其成为欧盟事务的主导者。同时,德国又借助其衔接西欧与中东欧之间的地缘优势,通过经济、政治政策工具,不断改变中欧、影响东欧,并将欧盟的一体化扩至上述地区。但是,鉴于俄罗斯的强烈反应,德国不断与俄政府协调关系,不仅将欧盟的东扩暂定在适当范围,而且极力支持俄罗斯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改革,并试图将俄罗斯纳入欧洲的一体化;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德国可以向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扩大影响。<sup>③</sup> 对于德俄关系,前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曾经这样评述:“对于欧洲的和平,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极为关键甚至生死攸关。”德国学者罗兰德·戈茨则指出,欧陆大国为反对美国霸权而组成“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或者把德国誉为“欧洲的领导者”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更恰当的概括应该是,德国所作所为是“通过整合来实现和睦的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与伙伴国家之间的相互整合就无视他国的政治与法制。德国无论在欧盟内部或者与东欧的关系都能做到“和谐共处”,恰恰是其伙伴战略所要达到的最大目标。<sup>④</sup> 至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携手共赢的周边战略获得瞩目的成就:德国与法国、波兰于2010年提出“魏玛三角倡议”,核心目标在于建立欧盟行动

① 吴征宇:《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

②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③ Gerhard Schröder, “Russia and Germany: The Core Tenet of Cooperation”,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Vol. 2, No. 4, 2004, p.82.

④ Roland Götz, “Germany and 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Geopolitical Affairs*, 4/2007, pp.11-12.

的“永久民事-军事计划和指挥结构”,即欧盟军事总指挥部。<sup>①</sup>这是自《里斯本条约》和“英法双边防务合作”之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迈出的又一重大步伐。此时德国与俄罗斯在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对话协调机制”。

长期以来,联邦德国政府一直都不遗余力地将本国对外战略的重点放在该国的周边两侧——在西欧不断一体化的同时,让中欧融入一体化,德国正是在这两个方向之间不断调整政策、变换角色。这有助于保障本国的生存安全,也逐渐使德国的地缘困局发生了积极的转变——德国成为主导欧洲一体化的权力中心。值得注意的是,经历二战后,德国在应对任何威胁或具有动武念头时都为“克制”战略文化所支配,在此前提下,德国运用的是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一体化”和号称“多边主义”的政治协调。<sup>②</sup>布鲁金斯美国与欧洲事务研究会总结德国对外政策的成功时指出:理解德国的权力的要点是它植根于“相互依存”的逻辑,德国对外政策的任务或挑战正是如何管理好这种“相互依存”;这在创建联盟和运用“软实力”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诸如通过预先支付好处和制定可行而有效的妥协方式来联合伙伴。<sup>③</sup>德国地缘政治学界也提出,自冷战以来,德国开创和运用了“文明化地缘政治”。德意志帝国极具侵略性的军事地缘政治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后至20世纪末,德国开始探索运用“多边主义”、“国际法和制度”、“超国家的一体化”、“限制使用武力”策略,让德国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中处于一种暂时超越地缘空间的特殊权力的位置。<sup>④</sup>《华盛顿智库与战略研究》刊登了一篇名为“德国:地缘经济权力的中心”的文章如此评述:通过战略渗透,德国赢得了统一,而且与所有邻国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这意味着它不会寻求领土扩张,也不会让自己遭受威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只是德国对外战略的开始。<sup>⑤</sup>可以说,正是基于整合西欧和中欧的成功战略,使德国的战略视野投向整个北大西洋。当前,德国对自己的定位是:德国对于法国的“大陆欧洲主义”和英国“大西洋主义”抱以同样尊重的态度,而且致力于成为这两种文化交融的枢纽。德国正在努力使自己从美国

① 张迎红:《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第316-317页。

② 德国“多边主义外交”,是“通过特别的安排或通过制度协调三个以上国家的国家政策的实践”,参见Robret Keohane,“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International J journal*, Vol.45, No. 4. 1990;转引自杨焯、王道云:“在多边机制中实现国家利益——战后德国多边外交特点及成因分析”,《德国研究》2008年第2期,第17页。

③ Justin Vaisse,“Germany? Making Sense of Berlin’s Foreign Policy in an Era of Global Chance, Anderson Court Reporting of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May 13, 2011, p.9.

④ Veit Bachmann,“From Jackboots to Birkenstocks The Civilianization of German Geo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Vol. 101, No. 3, 2010, pp.320-321.

⑤ Hans Kundnani,“Germany as A Geo-economic Powe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4, No.3, 2011, p. 43.

的“被保护者”转变为平等合作的伙伴。<sup>①</sup>

#### 四 对法德推行大国地缘战略的要理分析

##### (一) 一体化的欧洲整合构成法德对外战略的优势

美国地缘战略学者伯纳德·科恩从系统结构论出发,倡导“国际系统”的“分合模式”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由此概括了大国地缘政治的“整合战略”。学界对于这种战略模式尚未具体定义,但从美欧大国的实践中可看出其要理所在。大国正是通过这种“整合战略”,将其他与之联谊的国家相关地理、资源和力量的权力要素与自己的优势结合起来,从而推行自己的重大战略目标。而实践这种战略的要理在于:大国制定了跨国家间管理的制度,并与地理环境的变量有机结合。实际上,最早也最擅长运用这种战略的正是美国。二战后,美国通过军事部署、制度推广并附带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输出,与对其战略意义重大的国家建立多边和多个双边军事同盟,使美国可以大范围地整合许多国家的地理、资源和力量,为其全球霸权服务。而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国家是继美国之后最为擅长运用这种战略的大国。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德是从经济、技术的相互依存着手,并与跨国的区域制度化管理相结合来推行“一体化”,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向着政治、外交和军事的高端一体化发展。就地理环境因素而言,美国的向外整合重在面向全球,而法德的向外整合则重在面向周边并不断扩大地理范围。而且双方都以重在发展面向全球的集体安全体系为终极目标。不过,法德除了自己发展集体安全系统,它们出于诸多利弊因素的考量,也乐于将霸权国主导的关系引入集体安全系统,为己所用。需要指出的是,法德倡导的西欧联合以“经济一体化”的方式付诸实践,最初主要致力于使西欧地区的大小国家避免发生争端,并且为二战后欧洲经济的复兴而努力,结果推动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文明进程。它终结了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西欧民族国家间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战争,令二战后的西欧地区出现了统一而稳定的局面,并在西欧范围内形成空前庞大的经济规模、科技和产业的集中发展、较高的运作效率和良好的跨国公共管理模式,最终缔造了欧盟这一集聚财

<sup>①</sup> Hubert Zimmermann, “Security Exporters: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The Atlantic Alliance Under Stress—US-European Relations After Iraq*, in David M. Andrews ed., *The Atlantic Alliance Under Stress—US-European Relations After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28–151, p.129; Quoted from Lars Zimmerman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Priorit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Monterey: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December 2009, p.60, <http://hdl.handle.net/10945/4317> Report.pdf, last accessed on 28 March 2014.

富、文化与科技的超国家经济体。

显而易见,以法德为首的欧洲大国还要在上述基础上推动欧盟成为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一极。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通过后,法德领导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开始朝着货币、政治、外交和防务安全领域全方位的一体化发展。步入21世纪以来,始于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到2000年的《尼斯条约》不断升级“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则正式明确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法德有条不紊地展开面向海洋的战略转型,并且致力于在欧洲全方位联合的基础上更对等地发展与美国的跨大西洋合作,其战略目标除了维护欧盟遍布全球的庞大利益网,还重在将欧盟打造成全球政治外交和军事防务的一极。另外,欧洲联合带来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优势在于:西欧国家间的整合不仅限于西欧的地理空间,还有很多欧盟国家拥有海外属地,<sup>①</sup>加上资源条件的整合,使欧盟的影响早已不再局限于欧洲附近的北大西洋和地中海。欧盟在大西洋、北极和印度洋已形成了明显的地缘战略优势,其影响甚至扩大到亚太地区。而通过力量的整合,欧盟的领导核心德国和法国对地区乃至全球事务的权力和影响也早已大大超出了自身国力。正如查尔斯·库普乾所说:“欧盟作为世界经济的一极,正逐步向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渗透。大多数美国人低估或漠视了欧盟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经历几世纪的权力竞争、对抗和流血,欧洲人付出了惨重代价,欧洲的统一才是20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欧洲已经将历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正在塑造自己的地缘政治环境。欧洲统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国家间战争的“地缘政治”,并将各个竞争体融合为一个整体。”<sup>②</sup>罗伯特·帕斯特对此曾作出以下判断:“即使欧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单一国家——至少不会很快成为。但是,欧盟各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力量必须综合评估,虽然欧洲统一还是一项进展中的工作,但它已经开始使国际关系体系发生转变。”<sup>③</sup>伯纳德·科恩则指出:“实际上,欧盟对美国控制海洋辖区的权力起到了制约作用。最初,为应对欧洲在全球权力的减损以及在经济和军事上依附于美国的困局,战后欧洲的政治家试图通过建立一系列政治机构,希望通过统一重新恢复力量。今天,

① 当前欧盟共有6个国家通过海外领土提供固定的海外军事基地,它们包括:英国的加勒比海军基地、福克兰群岛、查戈斯-迭戈加西亚群岛、直布罗陀,法国的加勒比和圭亚那的基地、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和波利尼西亚基地;葡萄牙在北大西洋的亚述尔群岛;荷兰的加勒比海基地;西班牙位于非洲西海岸的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以及丹麦的格陵兰岛。See Basil Germond, "The EU's Security and the Sea: Defining a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European Security*, Vol. 20, No. 4, 2011, p.564.

② [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③ [美]罗伯特·帕斯特主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西欧如愿以偿在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区建立起地缘战略权力的新中心地位。西欧的影响还包括中东、黑非洲及东欧地区。它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高水平的专业化整合。”<sup>①</sup>

## (二)“欧洲联合思想”影响法德推行不同的地缘政治路线

“欧洲联合的思想”是在一战后由法国的维达尔、德芒戎、昂塞尔等学者提出。他们主张,为重振衰落中的欧洲,欧洲大国应该联合一致。正是这些学者的理念催生了国际地缘政治三大研究派系之一的“法国维达尔传统”。其所倡导的“欧洲联合”思想在二战后没有取得重大的创新和突破,但其指导思想均为战后的法国和德国接受并实践,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欧洲也成为鼎立于当今世界的一极,法德从昔日的“陆海复合型结构”的困局中解脱,不仅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而且掌握了更多的战略资源,携手周边国家的力量在全球发挥着重大影响。这证明英美经典地缘政治学——“地理战略论”<sup>②</sup>并不适用于法国和德国的实践。

法国案例证明,通过欧洲联合,法国与德国等欧陆国家不仅可以避免对抗,而且能相互支持和信任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欧陆的统合。欧洲大陆的联合体终于成功突破了海洋的阻碍,使几个世纪以来英伦与欧陆对抗得以缓解,代表海洋文明的英伦与代表大陆文明的法德融为一体。如今,拥有广大海外属地的英法等国正致力于为欧盟参与全球安全事务的军事行动提供便捷的基地;<sup>③</sup>同时,统合的欧洲还能与大西洋彼岸另一个善于驾驭海洋并操纵大陆局势的美国谋求更积极有利的合作。当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以兵不血刃的和平方式从大陆转型为陆海兼备的多元强国,这正是法国的成功。

德国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依据自身所处的欧陆几何中心的位置,以经济和技术的相互依存为基础,向周边各方输出“一体化制度”并不断升级这种制度化。当前,借重“欧陆东向政策”的德国可以领导中欧并影响东欧,使其在经济与人口的主导中

① [美]索尔·伯纳德·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48页。

② “地理战略论”作为当今地缘政治研究领域最成功的理论体系,不仅认为与英美这类海洋国家对立的大陆国家将陷入相互对抗和割裂的困局,而且强调,诸如英美这样的海洋强权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关系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海权与陆权的斗争周而复始。

③ 以下四份文件是近期关于英法领导欧洲联合海上力量开展海外军事行动,涉及基地部署的内容:(1) James Rogers and Luis Simón, “The Status and Location of the Military Installation of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ir Potential Role for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ESPD)”, Brussels, February 2009;(2) James Rogers, “To Rule The Waves: Why a Maritime Geostategy is Needed to Sustain European Union”, The Security Policy Brief Is A Publication of Egmont, The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ussels, January 2010, p. 6;(3) Timo Behr et al., “Maritime Security in A Multipolar World, towards an EU Strategy for the Maritime Commons”, FIIA Briefing Paper 130 of the Global Security Research Programme, Sponsored by The 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y 2013.

心之外,又具有了地理上处于联盟的中心位置;无需领土扩张,通过“和平政治”即可达到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实现的目标——对中欧的战略控制和一个突破北大西洋海洋辖区与俄罗斯心脏地带均势的位置。<sup>①</sup>同时,借重“北大西洋方向”的德国还可以通过欧盟联合的对外政策,为其利益代言。鉴于别国对自己过于强大的敏感以及军备竞赛的危害性,德国只派驻小规模远洋舰队参与海外维和。同时,欧盟联合防务的内部分工可以将任务委托给更适合的角色,如英法来担当,这对德国同样有利。正如德国决策者所推崇的前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提倡的“辩证法理念”：“追求利益不一定非要把自己显而易见的放在最高支配者的位置上。”<sup>②</sup>二战以来,一直致力于在欧洲至北大西洋的两个方向推行持之以恒的周边整合与大国平衡战略,使德国成功地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各种海洋和大陆力量之间充当协调者,并成为大陆与海洋文明之间的重大受益者。

## 五 结 论

当今的法德两国重启海洋战略之际,却没有像以往那样遭遇周边邻国的敌视和海权主导国的打压。与之相反,它们能够携手广大周边邻国开创共谋大事的多赢局面,并与美国就全球事务开展更对等的合作,从而成为维护全球海洋的繁荣与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法德的“海洋战略”赢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当前中国致力于发展“海洋大国”的历史战略,以德法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基于自身所处的环境制定的地缘战略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之处。

(作者简介:李源,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2011 级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美]索尔·伯纳德·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 200 页。

② Stefan Komelius, “The Evolution Of Germany’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in Stefan Komelius et al., *A Transatlantic Conversation: U.S.-European Nonproliferation Perspectives*, p.21.